

长篇小说系列

长舌巷

◆ 程贤章 著 ◆



惊蛰文丛

作家出版社

长舌巷

◆ 程贤章 著 ◆



惊蛰文丛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舌巷 / 程贤章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2
(惊蛰文丛)

ISBN 7-5063-3199-3

I. 长… II. 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764 号

长舌巷

作者: 程贤章

策划: 凌 翼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平 宇

出版: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30 千

印张: 6

插页: 2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199-3

总定价: 1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古城有条长舌巷·····	(1)
精神病院里的轶事·····	(14)
逼疯女儿的陈莉莉·····	(27)
长舌巷有三俊男和三美女·····	(41)
上山下乡的俊男美女·····	(53)
肉丸店里的“西施”·····	(67)
李兴的统糠票和肉票·····	(80)
长潭月夜的卿卿我我·····	(93)
“比起男人戴耳环总统穿裙子申请去新疆工作就不算奇了” ·····	(106)
法师的偈语——情殇·····	(117)
新婚之夜，赵老板舞猪刀·····	(130)
儿子在盐里投呖喃丹·····	(143)

晚点的夜行车·····	(157)
婚宴前的“硫酸雨”·····	(170)
尾声·····	(185)

古城有条长舌巷

长舌巷位于州城东郊。这里原是农田，这几年城市从原来八公里扩大到二十平方公里，老城大部份拆迁重建。这一带农田都建成街市了。州城便有了一条半迁半拆的小街。就像《仙人洞》一书的春芳剃头店一样，这里是平民信息的发布中心。据说，周恩来总理动手术，中日建交，毛主席病危，叶帅与汪东兴智擒“四人帮”，邓小平复出等等时政大事，长舌巷“发布”的信息都比当地的报纸早了至少一个月。这就大大提高了长舌巷的“知名度”。据说，长舌巷的老住户，舌头比普通人长了至少一公分，舌根也有花点。但这是个人隐私，市民也没有人敢贸然去看长舌巷人的舌头。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敢发布国家时政消息，便有人说这条巷子里住的人并非等闲之辈。但只要到长舌巷逛一遍的人刚出街巷就摇头了。一条约三百米的长舌巷，两边的建筑高矮参差，有的盖的油毡顶，有的安装了废电油桶氧割氧焊制成的铁皮门。只是巷底有一座三层楼的

宿舍，是政府用以安置平反回城的右派和“文革”时批臭了的“救国军”。他们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昔日自恃才高八斗的感觉和做人的阳刚之气，早已荡然无存。俗话说，南蛇过篱笆，不死也撸一身皮。何况这“篱笆”并非竹子，而是红白相间的打狗棍和你跪着的破陶瓷缸瓦片。

“你们承认不承认有人领着你们在国民党狗牙旗下和蒋介石狗像前宣誓效忠你们的狗总统？”

“荒唐、可笑、滑稽！”

“我再提醒你，那个人是省里一个大走资派漏网大右派。”

“滑稽、可笑、荒唐！”

“好！民兵，把他们拉到太阳下跪一个钟！”

南方，炎夏酷热的太阳下地表温度至少也有三十八、九度四十度吧，加上双膝跪在烂砖瓦地上，是不是竹篱笆可比？

不要光以为斗你没商量，其实，杀你也没商量。长舌巷就有一位在本县教书的中学教师，因为给儿子起名为梁·李可夫斯基，被认为是“苏修特务”枪毙了。

荒唐年月的荒唐事，令人置之一笑。可当时过来人，常常夜里梦见鬼敲门，传话去参加批斗会而心有余悸！但即使这样，长舌巷传播的消息却有增无减。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兴国安邦的大事，只是A栋203房的王庆要当县政协主席。

“县政协主席，连七品芝麻官都不算。一九三七年入党的老党员，一个县政协主席就算把我安置妥了？嘿嘿，嘿嘿！”还没有上任，王庆就把当政协主席一职的话题讲开了。

“你不再写申诉书了吧？”有邻舍问他。因为，从三中全会到一九八三年，他平均五天就有一件申诉书，或送省，或送中央信访局。当然申诉书全都同一个内容。但全都是蝇头小楷的抄件。这些申诉书，大部份如泥牛入海，一部份被逐级转下来。但王庆并不甘休，依然一份蝇头小楷的抄件加八分钱的邮资向省或中央寄出。卧室的墙壁上，是他自己亲书的行草——永不休战。可以预见，他的申诉邮件将遥远无期。

“王庆。”

“阿王。”

这是他潦倒时的称呼。

“老王。”

“老王同志。”是他政局好转的称呼。

“王庆同志。”

“王老。”

“王主席。”

则是现在长舌巷男女邻居对他的尊称。

从称呼看一个人的处境好转或逆转，长舌巷人的眼力简直是杆秤子。

固然，政协虽算县里的第四套班子，但并无实权。它不过共产党多党参政的摆设，但人毕竟在衙门内，总比平头百姓威风了许多。再说，那时物资还不富裕，政府对“四套班子”放发有八十斤肉票，二十斤白糖，五条高级香烟，余下还有杂粮票统糠证，洗头券等。王庆是个孤老头，他讨了四个老婆。三次脱党便跑了三个老婆，评上“反共救国军”成员后，第四个老婆也离他

而去。子女也不愿跟财产一无所有、反党反革命帽子却一顶顶垒到房顶的父亲。孤身只影，却住着三室一厅的公寓，令好些寡妇们好不生气，瞪大眼睛又嘴里啧啧个不停。然而，此刻三次脱党的王庆已看透世态炎凉。就是说，有点“悟性”了吧，他再也不讨媳妇，只雇了一个“钟点工”，白天煮饭打扫，晚上让她回家。这个“钟点工”刚四十出头，丈夫是个酒鬼兼赌徒。据说：这个“钟点工”曾跪着向老王求爱，王庆说：“起来吧，想嫁我的人好多好多，其实她们爱的不是我，是我这套房子和我这份工资。起来吧起来，别想那些邪事，赶紧去捡拾厨房吧！”

至于长舌巷的众邻居，许多却无意与他结缘，开小煮食店的钟情王庆的肉票；卖甜食的钟情他的糖票；那些养猪户，似乎更喜欢他的统糠和杂粮。然而很遗憾，老王把余下的票证全烧了。

“剩下的票证，我谁都不给，也不上交发票证的司务长。划根火柴烧了，给国家省着。”长舌巷的人都感到奇怪，因为，既没看到王老出街入市，有精肉和鱼鲜拿回家；也没有看他身上长肉，一样精瘦精瘦的，那么多票证那里去了？

“王老，进我店尝尝我的新鲜酿豆腐！”小食店赵二向王庆热情打招呼。

王庆在热气腾腾的沸汤旁边深呼吸：“好香，好香，多时没吃过五华酿豆腐了。”

“给你一斤我自己亲自落馅的。”白色塑料袋里一包东西掷到王庆旁边。

“不啦，不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下来呢！”一边说，一边步出店门。

赵二急忙拉住老王的衣角，殷勤地说：“值几文钱呀，拿去品尝品尝就是了。”

“什么，不花钱能吃你的酿豆腐？你这小食店谁给陪撑着？”王庆当然不信，也不收他的小恩小惠。

“不就把你一个月省下的肉票给我，通融通融，我把你的肉票折回现金抵对给你酿豆腐。”

“啊！肉票？没有啦！”王庆伸开双臂，又在身上摸摸。“肉票，真的没有啦！”心里嘀咕：你别嘴馋啦，你想吃他的酿豆腐，他才想你身上八十斤肉票呢！

他把洋布伞一夹在腋下，继续沿长舌巷回家。

赵二叹口气，指着瘦骨伶仃的王庆背脊：“这孤老头，又没见他买肉，又不见他搓麻将，又不见他进美容店，那八十斤肉票哪里去了？”

经过汤圆店的时候，甜品店的小老板谢三热情向王庆打招呼：“王主席！”

“我不是主席，是副主席！”王庆赶紧声明。

谢三说：“你在政协机关有分正副；我们长舌巷平头百姓才没功夫去分正副呢！李安同志不是我们的副市长吗？我们就一个劲叫他市长，他应得也挺欢。”

王庆对李安从不恭敬，听完谢三的话后便说：“这是各人的水准，也是各人的风格。”

谢三说：“我知道你对李市长不怎么样，听说他不同意你任政协副主席是不是？卖甜食的小贩也不懂那些词儿，你来尝尝我的汤圆。有传统的本城陈仁记手法，又效法台湾汤圆在里面夹瓜

片。不是我夸口，做汤圆在本城没有第二家。”

王庆往锅子瞧，看见一锅滚热的红糖膏里浮起一只只形状扁平的汤圆。便又作了一次深呼吸，不禁啧啧赞道：“甜得空气都有浓香浓香的糖份。”

“那你坐下来吃！”

王庆摇摇头：“我这个月的薪饷还没发下来呢！”

谢三说：“王主席，你这就小气了。吃几个汤圆我就败了身家啦！”

王庆说：“阿三，你听谁说李副市长反对我到县政协做副主席？”

谢三用勺子捞去熬浓糖时浮出的泡沫，应道：“一个长舌巷的人都这样议论。”

王庆用雨伞尖戳地叹息：“唉，长舌巷呀长舌巷，对小道消息反应得比港台报纸还灵敏。”

谢三说：“老人吃点糖好，可增加热量。你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来吃就是。”

“真的，白吃，不用钱？”王庆问得多么认真。

你看，他像不像老顽童，回答得多生趣。

王庆又问：“阿三，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你的汤圆是本城陈仁记号的传统工艺？”

谢三用铜勺子在汤圆锅里轻轻捞起一勺子汤圆又放下，立即，一股蔗糖的浓香诱人地扑进王庆的鼻孔和内脏：“这能假吗？老主席，你闻闻这蔗糖香，放嘴里肯定把你老的牙齿粘脱吞肚里去了。”

王庆只是点点头，没有回话。

陈仁记，陈仁记，一九四八年他从游击区来县城买钢刻版、刻笔、腊纸，回游击区刻印边纵政治部编印的《红星报》，在回游击区前逛街时，从陈仁记汤圆店经过，经不住糖香的诱惑，到店里要了十粒汤圆，才吞下一只，国民党便探就出现在陈仁记店门口。好在老板认识那位秃头便探，殷勤相问又说要请他吃饭，死活不让那便探进店。

“我进去吃碗汤圆！”便探显得不耐烦。

陈仁记朝里一望，抱歉应道：“不好意思，店小位满。其实，我今天的汤圆内家投放的红糖煎糖时过火了，有焦味，卖给你吃便不恭敬了。是不是我早点收工，中午在大三元饭店请你吃鲢鲤？”

秃子反问：“陈老板，你好像有点反常，怎么不让我进店？里面那穿长衫戴黑边眼镜的先生是我的朋友，我有事找他呢！”

陈仁记忙让一旁，连声说：“卢老板，对不起，那请进吧！”

卢秃子敏捷地走到王庆桌边，故意压低嗓门：“先生，把你的腊纸刻版交出来。”

王庆诧异说：“我哪里来腊纸刻版？”幸好，王庆的腊纸刻版在陈仁记和便探纠缠时给好心的店员传到后店去了。

“明明看你在新新文具店带钢版腊纸出来，光腊纸就三纸筒。”

王庆站起来：“我站起来你认真瞧瞧，我身旁有没有腊纸刻版？先生，错认了人吧！”

卢秃子细细打量，又朝周围搜索：“你穿长衫，戴黑眼镜，

烧灰我也能认。”

王庆说：“穿长衫戴眼镜的人多哩，别认错人啦！”卢秃子喝道：“把手举起来，搜身！”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查。果然，在毛背心里面的衬衫袋，搜出一支刻制腊纸的钢针笔。

“嘿嘿，这是什么，是鳞棍吗？你跑得了？”卢秃子把搜出来的钢针笔向陈仁记，也向王庆扬了扬，得意忘形地说。

大家都震惊得发呆。为何王庆如此大意，腊纸刻版都在敌人眼皮底下传到店后门外草丛里，唯独那支钢针笔仍放在里衬衣口袋里。王庆后来说，这不是他的疏忽，是他刚买来时就当宝一样磨搓，太珍惜了，有意放到里衬衣口袋。当敌人的便探出现在陈仁记店门口时，其他如刻版腊纸都被好心的店员挪走，只是里衬衣口袋的钢针笔来不及掏出来。

王庆被押到保安团刑讯迫供，一口咬死说他是山区小学教员。好在，保安团也准备和我边纵谈判准备起义。因为证据不足，关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放了王庆。

王庆这段关节死无对证。那支被搜出来的铁笔不但敌人怀疑，我们游击队也怀疑。谁来证明王庆在监狱的表现呢？没有，没有。组织上以脱离党的关系处理了王庆这段历史。解放前夕，伪保安十二团反戈，接受边纵收编，在查阅敌伪档案中，证明王庆在受严刑拷问时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表现比较好，这才批准他重新入党。这时，中央人民政府已准备成立，天已亮了。本来，组织上已有明确的结论。可是，在反广东地方主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肃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王庆都一次次被怀疑，被审查，被视为叛徒特务，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以致

清洗。王庆解放前夕那一次人生逆旅，就是陈仁记号汤圆事件。因为稍一疏忽，便留下毕生不可愈合心灵创伤，从此风光不再。

“我没有吃早饭，小三，给我十粒糖膏里煎了最久的甜汤圆，投料要足，放些个橙糖。”

“好哩！坐下。”小三把搭在肩上的湿毛巾在一张空小桌上拭抹，热情招呼本巷的贵客。

王庆吃了一口，叹一声：“甜呀，”他比划着，“香到肺里，甜到五脏！”

小三也眯上眼，同享顾客的夸奖。

“只要你老喜欢，不妨经常光临。”

“不要钱啦？”

“行啦！你把每月的糖票留给我好吗？”

“什么票？”王庆开始从痴迷中清醒了。

“糖票，就是你老政府发的二十斤糖票。”小三终于把谜底点破。

“糖票么，不是二十斤，是三十斤。”王庆认真纠正。

谢三连连连点头：“三十斤？三十斤就更好，我怎么不往多的方面想？也是长舌巷小广播惹事，说老主席每个月有二十斤糖证。”

王庆明白了，原来小三子想的是他的糖证。便赶紧声明：“我没有糖证。不过，你这汤圆值五元钱，刚好，剩下五元钱全给你。”

“你把剩下五元钱给我，你不用吃饭了。算，算，算，算我孝敬你老人家。”

“小三，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你不知道吗？我从不吃别人宴请。”

“我就是不收。”

互相推诿后，小三最终还是把钱收下。

“那你的糖证呢？要不，卖给我也行。王老，我提醒你，这票证收藏不得，终有一天要作废的。”

王庆说：“我收藏它干吗？纸质是牛皮纸，印得也不漂亮，留它干啥？”

小三奇怪地问：“那你的票证都派上了什么用场？”

王庆眨眨眼，招手要小三过来，贴着他的耳朵说：“烧了！”

“烧了？”谢三瞪眼傻了。

“是烧了呀！骗你是龟孙子。”

小三叹了一声：“多可惜。”他大喊，“你这人，你以为你烧的是糖票吗？不，你烧的是糖，是白糖、红糖，罪过啊！”

王庆笑了：“这你就说错了呀，阿三。没糖票去买糖，那糖还不照样留在糖烟酒公司货仓里吗？”

王庆把雨伞挂在自己肩膀上，说了声：“阿三，祝你生意兴隆，不错，你的汤圆有陈仁记风味，店太小了，扩大几间估计照样热闹。”

老头一转身，阿三就指着他的背脊说：“这倔老头，怎么就转不了弯？那些票证不都是钱吗？为什么非要烧了不可？”

深巷转弯处，一条黑肉猪从横巷里蹿出来，差点把王庆撞倒地上。

“谁家的猪？也不把它圈好，让它在巷子里闯来闯去，不给

人惹祸猪也危险。”

正说着，中年寡妇周嫂跟着猪跑，站在王庆面前。寡妇不好意思说：“王老，我的猪差点把你撞倒啦，不好意思。”

王庆拍拍被猪擦过的裤筒子，说：“还真差点把我撞翻在地。好在这猪有灵性，只从裤边擦过。”

周寡妇说：“你当什么主席啦，请的‘钟点工’又只煮饭不洗衣服，衣服脏了，递过来给我洗，也不花多少时间。”

王庆连连摇头：“就自己两件替换衣服，天天换洗一次也不太费力，无须麻烦你。你也忙，多养几头猪可多点收入。就不知道周嫂子为什么不养长肉的外国约克白猪，而养了黑土猪干什么？”

周寡妇说：“难为王老想得周全。约克快长肉，但是个大食户，通常，不到二百斤屠宰商就不给你上肉案。这黑猪是本地泥坡猪，属良种，肉鲜而瘦嫩，最是酒家和饮食店的紧俏商品。吃量不大，倒点邻家的泔水，几个月就过了百斤，便可出手了，价钱也比约克白猪贵些，适合穷人养。”

王庆连声说：“要得要得。别以为家庭只是几口人好对付，其实要会划会算。我这就明白了，为什么不养约克而养黑猪。这就是当家人的心计。”

周寡妇说：“自从一九六八年老周被群众镇压后，身边两个，肚子里还有一个，一家三口该怎样觅食才能把孩子抚养成人。政策落实办找我谈话，说枪毙老周的民兵营长家里也有几口人，我们要他每个月赔一百元钱。那民兵营长霸道，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对落实办的人说，怎么责任都是那民兵营长？你们枪毙

老周时已出了人民专政法庭的布告。讨个说法比每个月一百元的虚数要强。而今，儿子考上了上海名校，女儿‘上山下乡’回城后，也考上了本城职业技术学校。没爹也有点好处，子女学习自爱，不敢苟且敷衍。而今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家都凭本领做人了。孩子们心里比我明白得多……”

“这就好，这就好！”王庆连声夸奖说：“我和老周一同押赴刑场，射击手黑森森的枪管都顶着我们的背脊。老周看一排人纷纷倒下，知道不是假枪毙，便大声呼喊：我是枉死鬼！话还没说完就倒在血泊里。刑场上留下两个犯人，我是其中一个。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人上了刑场，为什么还把我留下？”

周寡妇用衣袖擦红了湿了的眼睛：“王老，再过些年，这事说来再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信不信？”

王庆说：“现在已经大部分人不相信了。何须再待若干年？我想，你喂猪是要统糠的，我那里有二百斤统糠票，叫孩子来取。”

周寡妇朗朗笑起来：“怎么给政协主席发统糠票？你又不喂猪，发统糠票什么意思？”

王庆说：“发给我的票子门类多啦！什么肉票呀，光鸡光鸭票啦，出口返销针织品票啦，煤球票啦，还有就是统糠票。据说粮食局买统糠要口粮折算。什么票都给我划根火柴烧了，就留下统糠票给你。”

周寡妇说：“难为你还想到老周一家，我心领了就是。但我不明白，那些票证是可卖钱的，为什么你把它烧了呢？”

王庆说：“这你就不知情了，卖票证是非法的，再说我也不